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山水情 第十九回 櫻桃口吞丹除啞症

繙唇已作三緘口，默默無言久，鬢雲不理罷妝紅，帷擁衾凋，聽暮鼓晨鍾。金丹吞卻字如蟻，詢出情人意。萱親喜氣上雙眉，囑語冰人，毋誤鵲橋時。

右調寄《虞美人》

卻說老夫人為著素瓊愛女生了這個啞疾，將及三載，延醫服藥，不能痊可。自從得了這夢，將來寫於門首；又托彥霄姪兒往蘇州去察訪。將及幾個月，並無應驗。正在那裡暗苦怨命，窮思極想，忽聽得簷頭鶯鶯聲，乃歎道：「自古來燈花生燄鶯聲喧，蘇是佳兆，難道偏是我家不准的？如今不免到門首去探望探望看。」乃喚了碧霞，同到外面；倚著門兒，立在那邊，呆望半日。

將欲轉身進去，忽見吉彥霄走進門來，劈面撞著，說道：「姑娘，為何在此倚門而望？」老夫人道：「我正在家想念你來，因鶯鶯前，故特走出來觀望，不料果應其兆，得賢姪到來。」同了一齊走到廳上。彥霄作過揖，坐了。老夫人叫碧霞進去點茶來。彥霄道：「姑娘邇來身子康健麼？」老夫人道：「目下為著你表妹，鎮日憂愁，飯食也減常了。只怕死在目前日後矣！」

彥霄道：「姑娘怎說這樣話來？表妹可能說一言半語否？」老夫人道：「因為再不肯開口，故此心焦。」彥霄道：「姑娘不必愁煩，好在即日了。」老夫人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彥霄道：「姪兒記這姑娘夢中的詩句回去，豈料一故友在京會試榮歸，去拜望他，無意中說起，將這四句詩念與他聽。彼一時驚駭無已，忙向衣帶中取出一丸丹藥來，付與姪兒。啟看好不古怪！裡面竟是一樣的四句詩，寫在紙上。此時姪兒欣喜無任，乃細細查問，道三年前太白金星化一白頭老人托夢，教他尋仙，指示姻緣，遂於本山兩花台得遇一個仙人，授他丹藥一丸，秘語四句。他恐遺望了，將其語寫於藥包上，時常帶在身邊。今適姪兒說著了，即以此藥付我，拿來醫表妹的病。」

老夫人頓開喜顏道：「不信我夢得如此奇驗！若醫好了，當以百金謝他。」彥霄道：「這個人不要銀子的。」老夫人道：「他是何等人物，不要銀子？」彥霄道：「就是向年姪兒與他做媒的人兒，如今已中過進士了。他說若醫好了，要求表妹為配。」

老夫人聽了這話，乃驚駭道：「你說這個衛生不見了，如何忽然又得中進士？」彥霄遂將他遇仙渡去之說，述了一遍，又道：「更有一樁奇怪情由在內。我道今日吃了這丹，必然就能開口。」老夫人道：「又是恁般奇怪情由？」彥霄遂將所解詩中暗謎，述與老夫人聽了；即於袖中取出這丹，付與姑娘。

老夫人歡天喜地的接了，乃道：「依姪兒如此說來，這樣湊巧，暗合仙機，必竟是天緣了。若得痊癒了，當依允便罷。」說畢，同彥霄到內室中教他坐下，一面吩咐收拾點心；一面慌慌忙忙的將那丸藥進房去，叫春桃化與素瓊吃。老夫人立在牀邊，看了一回，不見動靜，對春桃道：「你替小姐蓋好了，伴在那邊，待他睡一覺兒看。我到外邊去支值吉老爺吃了點心，就來看也。」徑自走出房去了。正是：

金丹投卻嬌兒口，指望能言快霍然。

卻說那春桃聽了吩咐，替小姐蓋好了，立在牀邊，作伴呆看。但見素瓊真個□□的睡去了。此時春桃在那裡暗想道：「我自從小姐得了此疾，三年不言，倒害得我寂寞難過。今日那吉家老爺，與衛生傳遞仙丹到來。若他們兩個三生有幸，真個靈驗，使小姐好了，完就姻緣之事，或者連我也摯帶摯帶，可不是一樁極快暢的美事？但恐怕好事多艱，蒼天怎肯把一個現成夫人，唾手付與我家小姐？」

正想間，只見牀上番個身兒醒來，忽然作聲長歎。春桃覺得詫異，乃悄悄走近牀去，叫一聲：「小姐。」素瓊竟是慢慢的發言道：「春桃，我口渴得緊，快快取茶來吃。」春桃聽見他開口說話，一時倒歡喜得遍身麻木了，不及答應，拍手拍腳的笑到外邊去。

那老夫人陪彥霄在書房裡飲酒，聽見了，忙喚春桃進去，問他為何如此歡笑。春桃道：「小姐竟開口說話了。」老夫人與吉彥霄聽了，齊聲道：「有這樣奇事，如此靈驗？真個是仙丹了！」彥霄乃對老夫人道：「姑娘，你進去看來。」老夫人遂喚春桃，拿了一壺好茶，口裡連連念佛，走進房去，乃道：「我兒，你好了麼？」

素瓊懶垂垂的道：「母親，不知因甚緣故，方才睡去，夢見一白鬚老翁向女兒說道：『若不是我取你司言之官去，幾乎鳳入雞群了。如今是你成就之時，原還了你罷。』說完，竟將一個舌頭推入我口中，把頭來一拍，飄然而去了。醒轉來，覺得身體輕鬆，舌根氣軟，漸漸能言。但有些口渴，故叫春桃出來取茶吃。」

老夫人此時見他痊癒如故，欣欣然的接春桃的茶來，篩一杯兒，與素瓊飲畢，乃道：「你患了此症三年，倒害得做娘的幾乎愁死。如今喜得蒼天眷佑，暗遣吉家表兄為你覓得一丸仙丹到來，方才我化與你服過，得以如此。不然，怎能夠脫體？」素瓊乃驚訝道：「吉家表兄何處覓來的，靈驗若此？」老夫人道：「你的病才好得，說起來甚是話長，恐傷了你神思，又弄出事來。停二日兒對你講罷。」

素瓊道：「母親不妨，須說向女兒知道了，也曉得表兄救我之恩。」老夫人道：「若是你耐煩得，待我述與你聽。」乃道：「我自從你得了病後，不知費了許多煩惱！日夜焦心勞思，寢食不安。今年正月間夜裡睡去，夢一道人，念詩四句，教我寫來貼於門首，自有人來醫驗。我依了他，貼在外邊。又是念與吉家表兄聽了，他便牢記在心；回去時，恰好那了凡的弟子漂流在外，中了進士，榮歸相會時，無意中談起。你道好不古怪！這衛生於三年前曾有太白星托夢，教他尋仙，指示姻緣。果得遇仙，授與金丹一粒，隱謎四句，寫在包內，時刻佩帶在身邊的。見你表兄念我夢中之句，他聽了，道是與他仙人這四句不差一字的，乃欣然出諸衣帶中，慨付與他。今日親自持來的，現今還在外邊。」

素瓊道：「原來這個緣故。但方才母親說夢中這四句詩，可記得了？」老夫人道：「適間這紙包內有得寫在上邊，春桃可拿來與小姐看。」春桃連忙在桌上取來，付與素瓊。

素瓊接來一看，袖過了。又問道：「那個了凡的弟子，記得前年說他漂流在外，生死難期了，今日何由又得中進士回來？」老夫人道：「說起又是一出奇怪的事。」素瓊乃暗暗驚問道：「什麼奇怪，莫非是他撇了鳳家，隱遁他方，學那蔡邕負義，贅人豪門，如今登第榮歸麼？」

老夫人道：「非也。吉家表兄說他還不曾娶。不見了這三年，你道在那裡？竟是被一個仙人渡去，鎮日與仙童仙女吟詩作賦，取樂了三秋。今因會試期近了，原引他到京。恰好他的一個表兄，也在京中會試，乃得一同登榜回來。更聽見你表兄說，那仙人授的丹、詩，原暗藏姻緣之機在內。如今只等好了，要來求親，原是你表兄做媒。若做得成時，也完卻我心上之事。」

素瓊聽了這番話，覺得心花頓開，但是不好答言，倒是春桃接口道：「依奶奶如此說來，那個衛生，久羈仙界，必有仙風道骨。目今又得發甲榮歸，自然是天下第一福人了。更得這仙丹，恰恰將來醫好我家小姐。若非是天緣，怎能如此湊巧，如此靈驗？若是吉爺肯做媒，奶奶可速速煩他去說，快成了罷，省得那包、趙兩媒婆曉得小姐好了，又來函帳。」老夫人道：「我出去時，隨即吩咐吉爺，教他歸去時，作速去說便了。」又對素瓊道：「我出去一回，再來看你。春桃，你好好相伴小姐在此，要茶吃，我自出去叫碧霞送進來也。」

那老夫人歡天喜地的出了房門，走到書房裡去，將素瓊言語如故之事，述與彥霄聽了。姑姪二人，互相稱快一回。老夫人乃喚碧霞烹茶進去；復喚柳兒暖一壺酒過來，連連篩與彥霄，說說話話的飲。正是：

一腔煩惱如雲散，頃刻愁容變喜容。

卻說那素瓊聽了母親這番入耳之言，又是春桃這一派從與，更快暢自己病痊，暗暗歡喜。想了一回，乃對春桃道：「世間有這樣希奇事情！那個衛生，人人揣度他死了，豈料竟在仙家作樂。但不知此說可真否？」春桃道：「只這一丸仙丹，就來得古怪了。也不必疑得。」素瓊道：「我也如此摹擬。想衛生，非謫仙，即降星也。」

春桃道：「或者小姐與他該是夫妻。仙人授丹時，婚姻之數明明指示，定在那邊的了。衛生命中，應遲滯婚姻，恐小姐被他家聘去，故天使生病的生病，漂流的漂流，幻出這些奇境來，敷演過了。目下當成就之時，事事皆湊合攏來了。」素瓊聽得，不覺失聲一笑，乃道：「這個丫頭，又是一個當代的女朱文公了。」

正說話間，老夫人牽掛素瓊，復進來探看一番。恰值天色黑了，叫春桃服事小姐吃了夜膳，支值睡了，到外廂去打點彥霄安置了。

到得天明起來，收拾朝飯吃過，叮囑做媒之事一番。不免謝過幾聲，將些禮物送他。彥霄拜別姑娘，出門而去。正是：

三年啞疾默無言，一遇仙丹遂霍然。

緩啟朱唇忙運舌，徐徐詢出意中緣。

卻說那吉彥霄將這衛旭霞的仙丹，來醫好了素瓊，老夫人情願將這小姐配與旭霞。不知他回去對旭霞說了，幾時來求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素瓊曉得衛生不死，又復不娶，又復來求親，痼疾便當霍然，不必仙丹到口也。